

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
办公室

褚志远 回忆录

归档时的案卷号：
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

卷内共

2份

67张

保管期限

卷 內 目 录

[illegible]

褚志远同志现为省化工局副局长。我们根据他的录音整理了这个材料，内容还是比较充实的，但其口实我们尚无法证实。该同志是我省特定的撰写回忆录同志之一，其经历还是属实的。中央组办、省组办都作了肯定性评价。

此稿我们整理后，已经本人进行了审阅。

地下交通工作记断

——褚志达

一九三一年九·一八事变，日本侵略者炮轰北大营，悍然强占了沈阳城，进而将魔爪伸向了全东北。当时东北各地掀起了“反满抗日”的热潮。我也正是在这时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一九三二年我根据上级党的指示，在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以做买卖为公开职业，为党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。

我家当时在东京城二于西头，有三间草房，我就利用这三间草房的西墙，开了二间小偏厦，和我父亲戚

王福奎合伙在于上德成昌药店门口旁边
开了一个小摊床，卖些糖块，纸烟，
水果，熟花生，瓜子，糟笋笋干等东
西。夏天也卖些冰棍，啤酒，汽水，
桃，杏之类山果。当时我的主要任务
是勾通绥宁中心县委和汝城县县委，与
中央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关系。传递
情报，掩护干部，给抗联提供医药，军
服等工作。

那时我们家乡以书信往来方式都
是在比较大的商店门口挂上一个用布
缝制的大信袋，袋上有许多格子，装
着往来的书信。德成昌药店门口也有
一个这样的信袋，上面还写着“鸿雁
来书”四个字。我就利用这个信袋来

接收党的机密信件，因为附近的人都是通过这里送信、取信。我每天都看看有没有我的信件，因为给领导中心县委的信都是署以我的名字。当时省委在哈尔滨，来信~~都是用~~^{都是}商号、请款，我记得有“大罗新商场”和“同记商场”等。党中央当时在上海，上海来的信都是请心里弄的名字。凡是这样的信，我都不忍拆开，收到后及时转给县委负责人。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范五同志，人们都叫他“李大个子”，常到我家来联络；有时找家写信。每次写信我都在外边给望着风，他写信都是用毛笔，在八行信纸上用大字号些买卖行情，社会往来等。

日常活，然后在字里行间用蝇头小楷
号要汇报的情况。这些是用毛笔蘸着
小米饭末汤来写，干了就什么也看不
出来了。那时我传递文件，汇报时经
常是挑着买卖担子，一头一个木箱子
，把文件夹在货物中，报纸里，女人
们用山镜子里，雪花膏瓶子底下等等。
因为我家是东京城小巷户，各方面山
情况，人员都比较熟悉。我自己工作
也十分注意，所以，任务一直完成得
比较顺利，没出什么意外。由于这都
是几十年已习以为常了，当时山工作与具
体事件都记不太清了，我只就我记忆
中的几件事简单地说说：

一九三四年初，县委派我和山王

同志前往深山老林中山抗联五军之P
驻地传达县委指示。五军之P在宁安
东南之磨头沟天桥岭，离东京城=百
多里，小王和我完全相仿。他机警灵
活，绰号叫“土豆子”，他几次进出，
道路比较熟悉。我们踏着一尺多深的
积雪，沿着偏僻陡峭的山路艰难地行
进，冰天雪地，寒风刺骨，我们夜行
晓宿，第二天晚上钻进了天桥岭，我
们按照规定的暗号，嘭，嘭，嘭，嘭—
长三短敲打着松树干，深山老林之中
静得出奇，声音可以传出去很远。但
一直没有听到回音，我又继续往前走
；连一短敲几下。这样几次，最后终
于听到了回音，和我们同样也是—长三短

的敲击声，我们自告得跳了起来。抗
联的一个警卫战士走了过来，他们认
识“土豆子”所以，没有盘问就直
接把我们领到了营房，见到了营长周
保中，政委于浩仁。一师“长办”荆朴
甘领导同志。我们把信件交给了周保
中同志。他非常高兴，盛情款待我们
俩，我们也吃着苞米稀粥、土豆子，
一顿饱家常。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
得，我就是那次执行任务时，周保中
同志教会了我唱《国防歌》，也就是
从那时起，我们和抗联加强了联络，
党的文件、报刊、物资，无不不断地
从我们手中送往抗联……。

一九三四年五月间，周保中同

志顺姜明山来到我家交给^我一项任务，
叫我买几台缝纫机，并修理二台旧缝
纫机，动员几个可靠之裁缝去密苦做
军服。那时，敌人对抗联封锁很严，
如果知道谁通抗联那是要杀头的，我
接受任务之后，就在心里盘算怎么才
能完成任务呢？我想我一个人之力
是有限之，也没什么更多之好办法，
应该相信群众，动员群众。因为我家
是东京城之老户，素之故之比较多。
我先暗地里动员了我之一个亲戚，一
个姓霍之裁缝，首先做通他的思想工作，
请他帮我想办法，因为他们是裁
缝，买缝纫机，修缝纫机都不会引起
敌人的注意，又通过他动员了几个恩

起比较进步，比较可靠。截缝。当时
人民群众的心里都是倾向抗日的，对
日本鬼子都是充满刻骨仇恨的。只要
我们做好工作，安排好他们的行动方
案，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，他们是一
定会支持抗联的。就这样，我把一切都
准备好后，在一天晚上，天刚黑下
来，家中的屋顶都冒起了炊烟时，于
是行人稀少了，我把缝袖机装在
事先准备好的大车上，然后在上边又
装上麻袋、谷草。悄声地出了东京城
一直来到城外的小屯沟子。抗联第7周
保中同志与联络员姜明山同志已等候
在那里了。我把机四和人员交给她，
一直看着他们消失在夜幕中，……。

药名。在抗联P队中是十分缺乏的，敌人对后药用品封锁十分严，而我却利用了“德庆昌”药店，~~把药~~之所以由抗联运进大批药品。“德庆昌”的掌柜姓杨，是河北武安县人。我经常利用做买卖的机会，做杨掌柜的工伙，一开始唠些家常，渐渐“混熟”了他，^他讲些革命道理，和抗联的斗争事迹。最后，我又发展^他做党的外围组织“抗日会”会员，这样，我们P队需要什么药品，就可以通过他，安全，及时的供给山里山下P队……。

在交通站工作几年中，经常有抗联的干部从城边走来往和我家住宿。一次，姜明山同志护送来一个身单

短褂。农民打扮的人，见之后，我们
“握手”，我一下就认出他是抗联王
军参谋长张德奎同志。因为我们在
天禄岭都认识，这次是党中委调他
去上海工作。张德奎同志在我家住
了几天，后来由州省委的交通员才把
他接走。临走时，我为他买了一身
蓝布色的毛哔叽长衫，打扮成一个洋
学生模样。有一次，县委通知我去接
从外地来抗联王军二工作冯甫同志，
他是双城人，和县委书记李范五是同学，
联络暗号是他左手拿一个白手绢，
我在右手拿一个白手绢。我事先准备好买
卖担子，装上些鲜花，大白之素一食
品。一路卖着东西来到火车站。那时

我们这趟卖火车，车次比较少，卖东西都是火车快来时才来卖些东西，火车一走就都回去了。所以，我这样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我先把担子放在一个有利的地方，望着出站口，等火车来到站台人们都下火车出站时，我就大声叫卖起来。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人，观察着四周的动静，人流基本上过去了，我一直没见到我们的同志，我心里有些急了，心里想着冯书同志是不是没来；这是出了什么问题。这时突然来了一个身材高大，穿着绸缎的人，我一眼看见了他手上的白手绢，我高兴的大声叫卖起来。那人不动声色地来到我面前，装做打

听话，很自然。和我接上了头。然后
我看了下一四周没有人注意，就挑起来
了。转回城里，他逃去以后尾随着我。
来到了我家。我把冯甫同志安置好以后
又来到门口做买卖。~~在~~为北站前
了……。这几年来我这是过路的
还有拉联王革的政治下主任胡仁同志。
等”。

我们不仅为党护送了一些重要干
下而且护送了一些重要物资和文件，
比如那次接印刷机来说吧：印刷机对
拉联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文件，
是很不容易弄到手的。我接受任务后
十分谨慎地做了安排。于是，由我的
亲戚张树德上车去接，下车后交给我

我把印刷机放在我买卖把子的小棚子里，搬进城。再由他转交上级党部。事先我们约定安插好如何行动。出了意外如何^何处理。我予先表明车结。一边卖东西，一边观察动静，看着地上，大车。一会提着一个黑色包袱，下车后按事先约定的。他混在那些跑老黄（跑+买+卖）人群中，顺利上车到我这边。趁人不注意时，装进了我的箱子。这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是十分危险的，但一方面我们已摸出规律。另一方面也是靠对党心事业上一片赤诚的真心。

一晃，我在东京城做交通工作三年多了，在平多平土时间久了，知

道底烟山人也逐渐多起来。同时，许多地方山党组织同遭到破坏，一些同志被捕。鉴于这种情况上级党决定，调我到若东村委工作。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到简单地打了一下外装，离开了工作多年山家乡，离开了交通站，开始了新的斗争。